



土生土長的貴陽人了。家庭環境的熏陶,令馬駿從 小愛上了畫畫。高中畢業後,馬駿先後在幾家街道 小廠當過翻砂工、泥水工、木工和粉刷匠,工作幾 經變換,而理想不變。1978年,18歲的馬駿被正 式招工來到烏江,成為一間水電廠的普通水電工。 是工作地烏江兩字,直接激發了馬駿創作《強渡烏 江》的最初衝動。

漫長的歷史考證

説易行難。創作《強渡烏江》的知識儲備,主要 是一部黑白膠片的同名電影、中小學課本的相關內 容和一本回憶錄式的紀實體大書《星火燎原》。但當 他想動筆時,第一個發現,就是此烏江非彼烏江。

馬駿工作的發電廠所在地烏江鎮,並不是當年 紅軍強渡的地點。這也是很多人的誤區,以為到了 時稱遵義縣、現為播州區所屬的烏江鎮,就是到了 當年紅軍強渡烏江的戰場。其實紅軍當年強渡烏江 的具體地點,是距甕安縣城40餘公里、名為江界河 的烏江另一處渡口。

這一發現不免令青工馬駿有點沮喪。對他觸動 更大的是,他此前對強渡烏江以及相關史實的了 解,大多似是而非,而這也直接促成他對史實的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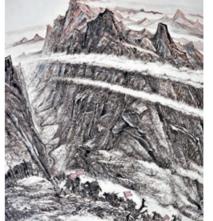
一,40多年從未中斷。在長期的踏訪、調研和資料 檢索中,馬駿一步步重返歷史現場。期間的發現之 一,就是紅軍渡江的筏子,是採用江岸粗大的毛竹 綑紮而成。據他研究,在紅軍軍史所載其他戰例 中,採用竹筏渡江似乎是唯一的一次。這一細節, 最終被描繪在《強渡烏江》的畫面上。

冷灰之上一點紅

這場被馬駿稱為黨史學習的漫長的追尋,給作 品留下若干逼近真實的細節描繪。而其黨史學習的 「功課」沉澱,則更多體現在畫面上撲面而來的冷 灰色調,以及冷灰之上的那一點紅——紅軍的紅色 軍旗。專家認為,正是冷灰及其之上的一點紅,逼 近真實地還原了當時的歷史語境,並傳達出積極樂 觀的信息。

畫面定格了紅軍從南岸衝向北岸強渡烏江的瞬 。紅軍的先頭部隊戰士已經踏上北岸的土地,大 量的戰士還在冒着對岸敵人密集的炮火破空而來。 置於畫面左前方的那一面軍旗,已經污損變色,或 許還有殘破,但在整體的冷灰之上,依然因強烈對 比而奪人眼球。遠處還有幾點隱約的紅,那依然是 軍旗。馬駿的本意,就是通過這些面積甚小、但對 比強烈的紅色,傳達出崢嶸歲月中不滅的希望。

馬駿還注意到,紅軍入黔的時點是冬天,行軍 的路線則盡量選擇敵人兵力薄弱的崎嶇山路,甚至 是無路可走的深山老林,而此刻面對的,則是兩岸 高聳的懸崖和湍急的江流,以及在對岸以逸待勞、 嚴防死守的敵軍。這一切,都是馬駿選擇冷灰作為 基調的考慮,也是還原歷史真實、再現崢嶸歲月的 必然要求。



■油畫《解放貴州》,作者馬駿、王仕明、馬藝丁、侯薇、艾兆泉。



■國書《赤水奇兵》,作者沈寧波。

牽頭創作《解放貴州》

由馬駿牽頭、5人團隊創作完成 的巨幅油畫《解放貴州》同時亦獲此 殊榮。

1949年11月15日,解放軍整 隊入城,宣告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 ·個新時代的開始。注重從細節層 面還原歷史語境,再次成為馬駿團 隊創作《解放貴州》的不二法門。

馬駿團隊首先考證解放軍入城 線路。即從當時尚屬貴陽城外郊區 的油搾街整隊出發,沿新華路、大 南門,經現在的郵電大樓進入時稱 南京街、現在的中華路進城,最後 到達中華北路的六廣門。如今定稿 的《解放貴州》,定格的就是解放軍 行進在中華路上的某個瞬間。

在嚴謹的細節考證中,馬駿團 隊驚喜地發現,解放軍舉行入城式 的前一天乃至往前再推一個星期左 右,貴陽一直都是陰雨綿綿,正應 了貴州「天無三日晴」那句老話。沒 想到11月15日一覺醒來,居然雲開 霧散、藍天白雲。

正所謂「解放區的天,是晴朗的 天一。